

資治通鑑

冊
七

卷之三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三

起開元元年盡至道二年有奇

立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

卷首當書天寶年號載于亥翻

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朝直遙翻考

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圖悖逆五月玄宗使輔
瑒琳伺之祿山厚賂瑒琳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
復見矣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并祿山
事迹遣瑒琳送甘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
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曆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

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

於華清宮

見賢遍翻

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

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

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

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

此崇玄館學士也

見玄

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中書

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

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

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卽位始置翰林

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

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處昌呂翻

刑部尙書張均及弟太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

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士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

所重者詞學帝卽位以來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垪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

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常簡當
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
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
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
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尚辰羊翻
相尚辰羊翻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

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為宰相制書若下

令力丁翻相悉亮翻下退稼翻

恐四夷輕唐上乃止

乙巳加祿山左僕射

射寅謝翻

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還自華清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安祿山求兼領閑

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

使疏吏翻下同

祿山又求兼總監

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或曰此總監即苑總監

壬戌兼知

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武部郎兵部

部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

惡烏路翻

祿山密遣親

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飼祥吏翻

二月壬申

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立元大皇太帝

朝直遙翻上聖之上時掌翻下以義推

癸酉享太廟上高

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

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立真大聖大興

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凡上尊號上諡之上

皆時掌翻

赦天下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

命

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

羅等勲效甚多

將即亮翻契欺訖翻又音與

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

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

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

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

舊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十五里

上解御

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

關出潼關

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凡挽船夫

用板長二尺許斜搭胸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脅繩貫板之兩端以接船絛而挽之

十五里一更

更工衡翻易也

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

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

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

長樂坡卽潼坡在長安城東樂

洛音

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

命爲相而中止故也

怏於兩翻相息亮翻

上以告國忠曰此議他

人不知必張垪兄弟告之也

國忠之下更有國忠二字文意乃明

上怒貶

張均爲建安太守垪爲盧溪司馬垪弟給事中垪爲

宜春司馬

建安郡隋爲泉州唐改曰閩州別置泉州帝改閩州爲福州長樂郡以建州爲建安郡盧溪郡辰州舊志建安

郡京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盧溪郡京師南微東三千四百五里垪昌六翻考異曰唐厯云垪嘗贊相禮儀雍容有度上心悅之

翌日謂垪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垪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垪傳天寶中玄宗嘗幸垪內宅謂垪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

代者孰可垪錯愕未對帝卽曰無踰吾愛胥矣垪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章見素代垪垪深缺望按本紀三月丁酉

增貶官章見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增深缺望舊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幸張增宅謂增曰中外大臣才堪宰相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增逡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婿增降階拜舞上曰即舉成命既逾月增頗懷快快意其為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范陽入觀祿山潛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增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面許相增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既中變當必為姦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增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焉亦以快快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

誤也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為于偽翻敕以隴右十將

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

軍十將亦唐中世以來軍中將領之職名火拔突厥別部也開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進文散階正二品驃騎大將軍武散階從一品

燕因肩翻驃匹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

如璆討擊副使范陽魯炅臯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

雲麾將軍貞觀中鐵勒來降以渾部置臯蘭都督府雲麾將軍武散階從三品上洮土刀翻守式又翻璆音求炅火迴翻

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為左羽林將軍英乂知運之

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誼

為支度判官誼伊真翻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安邑曲

環為別將

河東郡蒲州唐制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其屬有判官巡官封上縣漢晉以來屬陳留唐屬汴州

安邑縣屬蒲州姓譜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其後氏焉漢有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誣伊真翻

程千里執

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

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

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

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

楊國忠領

劍南節度使以宓為留後宓音密又音伏

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

至大和城

新書作太和城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閣羅鳳所居也將即亮翻誘音酉

閉壁不戰

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蠻追擊之宓被擒

被皮義翻

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

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并鮮

于仲通之敗死者有此數幾居依翻

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

將卸亮翻夫音扶復扶又翻

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

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

數所角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

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之言明皇豈無所動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奈何饒幸其身之不及見而已

秋七月癸丑

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

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

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名寧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環川置神策軍新書曰澆河郡置於積

石之西澆堅堯翻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

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

易以政翻

薦之八月丙戌

以希烈為太子太師罷政事

陳希烈遂以此怨望降賊

以見素為武

部尚書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

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

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

守

惡鳥路翻診音辰長沙郡潭州舊志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峴諱之子也

信安王諱開元初以

軍功有寵於上諱吁韋翻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

災

扶風郡岐州

國忠使御史推之

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

州府爲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事御史

是歲天下無

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

賈公彥曰雨三日已上爲淫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

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

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至帝始隲其制楊思勗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

正三品則職事官矣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也

使疏吏翻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相息亮翻使人告

陟賊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

祿山復為國忠所發下還嫁翻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

溫澧陽長史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唐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陽郡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安祿山為溫訟冤偽翻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還宮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

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

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

十八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曰蘇

毗吐蕃疆部也邏郎佐翻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

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

進畫者命中書為發日敕

進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敕正謂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

用之將即亮翻

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

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

入見賢遍翻

上迎

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

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

逡七倫翻

上

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

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

東節度使

使疏吏翻翽呼會翻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

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

輔姓

也左傳晉有大夫輔櫜又智果別族為輔氏即考異前所引以甘子賜祿山事璆音求

璆琳受祿山厚賂

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上謂國忠

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

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考異曰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以蕃將三

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便寫告身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之國忠奉詔自後國忠每對未嘗不懇請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行上潛令輔瑒琳送甘子私候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及瑒琳還上乃謂宰相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瑒琳受祿山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儲具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迹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嫉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却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是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在省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

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于必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如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子二相入對見素言祿山潛貽異圖迹已昭彰因扣頭流涕久之國忠但俯僂逡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他事議之既退還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祿山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講疾便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爲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籌之自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璆琳送甘子祿山給璆琳曰主上耄年信任非次國忠之輩苟徇榮班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以吾之心事將無益今欲耀兵疆諫以述齋拳此意決矣祿山以物贈璆琳璆琳既受金帛及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爲慮上然之謂宰相曰祿山盡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起曰臣忤拂聖旨僭竊大臣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願陛下審察之自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山方賂璆琳泯其反迹安肯對之遽出悖語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

原人也時爲節度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

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三月辛巳命

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

契丹

契欺訖翻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

資治通鑑

二百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七

中華書局聚

姓名李忠信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

皆稱疾不出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

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復扶又翻楊國

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考異曰肅宗實錄國忠日夜

同求祿山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安岱

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槌殺之慶宗尚郡主又供

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縣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陵太守先

是楊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

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祿山怒使嚴莊

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以安

之安祿山事迹與唐縣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起安岱

李方來等又貶吉溫為澧陽長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

悟玄宗幸蜀記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二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

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摘安

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

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今從實錄

捕祿

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

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在京師為太僕卿得隨供奉官班見密報祿山

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祿山觀禮祿山

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

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

欲以襲京師也

河南尹達奚珣

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

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

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

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

撰珣角翻使疏吏翻山事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

且

曰朕新為卿作一湯

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中益治湯井池臺觀環列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

湯明皇雜錄曰明皇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鴈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功上

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巨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

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簷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實於其中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

中累瑟瑟及沈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與諸湯不侔

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鴈置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銀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

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又

十月於